

## 举一例谈昆曲曲牌取消派说法的不成立

刘有恒

刘有恒，集粹曲谱，今译为简体字版

—

有一派昆曲的学说（如洛地先生），主张自古以来，所谓能唱的诗词曲，都没有固定的『定腔』。词牌、曲牌的腔只是『依字声行腔』而歌的，只要合乎声韵四声抑扬，论之于昆曲（含昆曲里的北曲），只要依据阴阳八声的原则去自由行腔即可（即其所谓『原无定腔，故曰：同一曲牌，以至同一曲辞，唱家，可以按曲唱规则各各唱出不同旋律，唱法，各显其长，各逞其能』[注1]）至多注意到所谓的『定腔乐汇』（务头）即可。这种完全取消昆曲曲牌的理论，其实论点都很牵强。在本集粹曲谱里，皆有论及之处。而在此小文内只举一例以诘之即可。

其所举沈宠绥《度曲须知》里记苏州城虎丘山每年的『中秋品曲』里的那些独歌者的“拜星月”曲唱者，为『排腔古朴而无媚巧，运喉颓涩而少清脆』，另一歌者；唱“瑶琴镇日”曲者，其歌为『发调高华』。洛地先生举『排腔』、『发调』，以说明这种用辞是表示这是因每位歌者自唱其自度之曲，所以有排腔佳的，有排腔不佳之分；有发调佳，发调不佳之分。其说看起来甚富口给之辩，但本文不谈这种说法的盲点何在，而是举证一件记载在明末书籍里的一件实事。我们只要举明末张岱《陶庵梦忆》里记一场仿虎丘山曲会里的另一段话，就完全可以印证曲牌取消派在昆曲这块领域里是无法成立的，只是自己的臆说而已，不符史实。

在《陶庵梦忆》里记，有记载：『闰中秋 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邱故事，会各友于戴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按这场中秋聚会有七百多人参加，会唱昆曲的人占了一百多人，他们『同声』唱浣纱记里的曲牌曲子。如果昆曲的曲牌是每个会唱的人自己去依字声行腔，各自有各自的唱法，自己以自己的体会去唱自己的曲牌，那么，这一百多人，各有各的调，怎么可能可以

『同声』的齐唱出一样的旋律。造成『声如潮涌，山为雷动』。那一定会现场一片嘈杂，因为百余人各唱各自认知的《浣纱记》里《采莲》出里的【念奴娇序】『澄湖万顷』曲牌的腔，同声不起来，而是噪音满场了。所以仅此一例，胜过千言万语的驳论。反而是可以印证了这只【念奴娇序】曲牌，有其一定的声腔，习此曲牌者必有曲谱可依，在明代对于昆曲已有腔谱可循，所以才可能大家一齐齐唱一只曲牌的唱腔。只是现今还没有找到存世的明朝的昆曲曲谱，而不像洛地先生所说的直到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才首度自己订出昆曲之腔（但实际也不尽然，因为像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在编时，参考了包括皇家所收及入宫曲师曲家所携民间的各种包括明朝所留下来的曲谱，只是因日久散失及战乱频仍，明代昆曲曲谱目前找不到之下，暂时的结论是片谱不存而已）。

●[注]『“曲”“唱”正议』,洛地,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刘有恒，集粹曲谱，今译为简体字版）